

黑木林地

近日天氣捉摸不定，許是季節的緣故，直到抬起頭才發現天上落下了綿綿細雨，細小的雨絲很快便會在肌膚上消失的無影無蹤。自家門徒步到山上附近的樹林內，一點蟬鳴都聽不到，只有幾隻不具名的蟲蟄偶來在叢中發出幾個聲響，或是聽見樹林外的馬路上，汽車駛過積雨的路面泛起唰唰水花。我記得兒時，某些陽光燦爛的午後，總會跟父親牽著手一起到家裡斜對面的松樹林散步。整片黑色的松林順著巒起的山勢，直挺挺地向上生長。一眼望去松木與松木之間分的很乾淨，偶爾可見幾株熱帶的闊葉林植被穿插其中，在筆直高大的樹林裡，松頂很高是幾乎看不清的，整片是藍綠色的，鬱暗涼爽，只有幾片陽光恰好地穿過茂密聚攏的針葉，落在地面上微微閃爍。

在黑木叢生的林地內，有石舖的登山行道，許是年代久遠，石頭深按在泥地裡，破碎而上頭滿佈青苔。順著大小不一的石塊向上，會看到整片更深的山林。抬頭向上，冬日的陽光略顯灰暗，松林頂部卻潔白明亮，松針大多都掉落了，順著視野向下，松針半掩的泥地暗處，我發現一個黑色的晶亮的東西，那是一隻死去的蟬。這幾年，許是建商在山上開發的緣故，兒時回憶中夏季那種震耳欲聾連綿三四月的蟬鳴已經很久沒再出現了，近幾年來偶來幾陣突升的鳴響集中在一個月內便會稀微。整片山林少了蟬響，在午後便顯得靄暗死寂，我撿起那隻死去的蟬，想起與父親散步的日子。

那是非常燠熱的臺北，幾月份我也無從捉摸，但臺北空氣如同在火盆上蒸騰翻滾。幸好幾個先祖輩前在陽明山上便早早定居，燠熱的臺北在公車彎了幾個彎進入一片墨綠色當中後，便會驟降了四度到五度。不過即便降了幾度，天氣仍舊是讓人汗流浹背。走出老家門口左拐斜對面順著水聲進去是一片黑色松木林，父親常常在午後攜著我一同去散步。一路順著石舖的小路進去，幾個踉蹌，在混和樹枝跟泥土的味道竄入鼻腔後，數十百根的黑褐色大木頭變會整齊的出現。脫離石舖的道路，泥地在腳下微陷，我跑到樹下，摸摸樹幹、摸摸泥土，眼尖的發現有一種全身褐色的蟲，表皮上附著大量泥屑，某些腹部微微顯露出一圈一圈的黑色花紋，順著松木表皮的紋理向上看去，好幾隻褐色的蟲子以相同的方向停憩在那。

「那是蟬蛻，是蟬的小時候。」父親說。

我向父親的臉看去，在陽光下他的表情看不見。許是好奇，我捏起近處的一隻蟬蛻仔細端看，越看越欣喜，一發不可收拾。我興奮地用衣服作撈狀，蒐集一隻又一隻的蟬蛻，每一棵松樹上都有數十隻，有些蟲爬得太高，身高不及之處，父親會幫忙拿下來給我。在一片陰涼的松木林蔭下，樹皮在眼前的紋理、蟲蛻在手中輕質的感覺都格外鮮明。後來我從父親那得知，蟬蛻其實是蟬從土裡爬出來後，經過羽化的過程所留下的小時候的殼，那是為了成為真正的蟬所以留下的殼。

後來，我踏入那片林地的次數隨著年紀漸減，出門的次數也隨之減少。父親

總是在將我載往學校的漫長路途裡交代著外頭世界有多不好，訴說著新聞上的種種恐怖情狀，反覆要我默背好家裡的地址，並在下車前熟練地背誦那些能通達他的號碼他才願意讓我下車。我始終不明白他為何如此緊張。除了上學以外就是待在家裡，不可以去朋友家，不可以外出，他似乎連我出門散步也開始害怕起來。幾個暑假過去，我聽著外頭蟬鳴越來越震盪，再逐漸式微，再漸漸出現。我認真地遵守越來越多的規定，蜷縮在家裡，蜷縮在土裡，一步也沒有離開。

隨著年紀增長，記憶似乎就越來越接近現實。日復一日在方形房間夾起微波的綠黃蔬菜，日復一日聽著父親和家人吵架漸漲的回聲，他們總在激烈爭執的嘶吼後，伴隨幾響器物碎裂的聲音。我在半掩的房門後摀著耳多，默背著一長串的數字，想著等會父親經過或許就能背誦給他聽，吵架聲也或許、或許就能夠平息一些。

我偶爾會一個人玩著兒時收攏的蟬殼，將他們一字排開，揣摩著那些為了向上爬而凝固的姿態，看著每隻蟬殼背後那一裂的撕口。泥土仍舊附著在殼上，眼睛也似乎晶亮著。「蟬有兩隻複眼三隻單眼，幼蟲時在地底成長，後破土而出羽化成蟬」老舊的昆蟲圖鑑寫道，那是兒時父親作為禮物送給我的圖書。旁邊緊接著說明成蟬的壽命短暫。我讀著讀著發現並不是所有幼蟬都能成功長大，少數在蛻伏多年後終於變成真正的蟬，卻居然只有一周的壽命，我為此驚訝好幾天。那幾個寒暑，我端倪著資料裡圖畫的蟬的一生的循環圖，把蟬蛻拿出來放在書上，再放回去盒子裡，如此反覆。

幾年後，上了大學，學校雖近在臺北但我下定決心去住宿舍。「幼蟲時在地底成長，後破土而出羽化成蟬」在離開前，我默念著那本老舊圖書的字樣。我早已預知這樣的決定必然引起爭執。印象鮮明，父親在聽聞此事時，我看見他面色難掩的惶恐，他似乎以為我永遠都會在，都會在這個家裡，蜷縮著不會離開。這次從房門後我來到了房門前，我成為了父親爭吵的對象。

「我不同意。」他憤怒地丟下這句話，旋即轉身回房間，用力地關上了門。我乞求他能夠理解，在多次激烈的訓話後，終於與父親達成協議，每個週五都要搭父親的車回老家，週末得要待在山，不能出門。這份協議中，即便只有幾天能離開，我卻仍欣喜不已，覺得自己終於要長大了，把自己的小時候留在山上幾天，我與真正的自己就能靠的越來越近。

搬出去後，我時常看向鏡中自己的背，順著脊骨向上摸索。在大量的熊蟬鳴唱的季節裡，認識了許多人，經歷了許多事，快速的世界紛雜如同蟬唱炸響。我記得後來那一次，回到老家，那是確診後的半年，我鼓起勇氣，談及醫生的診斷。父親憤怒地在我臉上連連打了六個巴掌。

「你生病是你的事，跟我有甚麼關係？」父親說。在手掌揮舞前，我緊緊閉上眼睛。我想起那片松木林地陰暗的顏色，想起尖銳聚縮的松針，想起松木樹皮上青苔微微生長的絨毛質地，想起父親放到我懷中的蟬殼，那些深褐色、淺褐色不依的昆蟲。

每個週五晚上，在父親過快的車速裡，回山上的路上一路向外，山林起霧，

在左側的稀林後是都市的光光點點，一路駛上仰德大道後伴隨幾聲巨大鳴響的喇叭聲。在後座，我自後視鏡的反射裡似乎瞥見他長久的不安。我想起最近撿到的一隻死去的蟬，牠通體黑色，薄膜狀的翅膀透明帶綠，但雙眼是死灰色的。我低頭望向牠死去的眼睛，灰色的複眼裡似乎映出成千上萬個我。每一個都是我的臉龐，好似房間裡無數個日子裡鏡子倒映出的我的臉，無數個喝水前玻璃水杯反射的我的臉。

在這些年裡，父親沒有看見我以幾近死去的方式在土裡生活，而我沒看見隱藏在他之下巨大的焦慮與惶恐，我們其實都是用相同的方式活著。

我抓著蟬，而父親抓著我。

數次與 F 訴說關於松木林裡這樣的事情，關於陽光如何穿透松針到我手中，關於蟬的一生，蟬蛻和蟬的羽化，甚至是童年的蒐集過程，但我從未提及過父親。在相擁時，我觸撫 F 的背脊，談及那片深黯林地的種種事情，還有一些微小悲傷的事。

「你知道蟬蛻的背脊正後方有一條裂口嗎？」

「好像有。」F 仔細端詳我兒時收集的那盒蟬蛻。

「蟬是從這裡離開的。」我指著那條不明顯的裂縫說。「而有一天你也會離開這裡，成為一個真正的你自己」

我深信一些渺小細微的隱喻，和藏在生活中難以察覺的必然，在季節遞嬗的時候，一切會更加明顯。我曾在夢中多次造訪那座黑木叢生的林地，夢裡與 F 不近不遠的在石舖道路上行走，我在尋找蟬蛻，但四周寂靜沒有聲音。站在松木下，我似乎又變回那兒時的身高，顛著腳奮力向上揮手，但就是拿不到高處的蟬蛻，有人站在我身後，拿起那附在樹皮上的蟬蛻到我手中。我抬頭向後看去，松木頂端天空是一片灰白色的明亮，恍惚間，我成了父親。

醒來後，我數次翻找那盒年代久遠的蟬蛻，將牠們一字排開如同兒時。我拾起一隻最近的一個殼，將牠傷口處放在耳邊，假想童年那片急急上升的蟬響還在。但是很清楚地，即便有無數個昨日，他們都終將得來到一個新的明天。在那片黑木叢生林地裡，我度過了微小的童年。我記得我拾起了一隻又一隻的蟬蛻，自半闔的手裡，我遇見了一個深藏的預言。而在沉默的黑木林地裡，必然的，它也將繼續伴隨我度過無數個天明。